

套

迷失在都市的小镇物质女

周
康
尧
——
著

作家出版社

套

周
康
尧
—
著

42.60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套 / 周康尧 著. -- 北京 : 作家出版社, 2015.9

ISBN 978-7-5063-8150-5

I. ①套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61306 号

套

作 者: 周康尧

责任编辑: 佳 丽

装帧设计: 孙惟静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三河市华业印务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42 × 210

字 数: 130 千

印 张: 7

版 次: 2015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8150-5

定 价: 22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1

常侧拿着两张过期报纸，带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，匆匆忙忙地走出郎西中学的大门，向郎西河畔的大柏树走去。他这次和恋人胡薇幽会，只想把婚期商定下来。这事，昨晚虽有梦兆，但是他始终拿不定梦的示意。梦里说屋中两眼灶都燃得旺旺的，按《周公解梦》，“屋有二灶事不成”，然而《解梦全书》又说这是“火上加火”。

按约会的时间，他早到了半个多小时。这是必要的早到，需得先到幽会地点做好地形侦查，野外幽会需要的不止是清静，还有隐蔽。他提前到大柏树，就是要找一个自己看得见别人、别人却不轻易看得见自己的地方。虽说之前的大柏树幽会已提供这一需求，但他觉得情场犹如战场，在同一地点打同样的战争得有新的战法，也就需要新的侦查。

大柏树是三棵古柏林立在河湾而名，自然河堤在这大柏树脚下生出一道石坎，石坎下长出一堆石疙瘩，人坐在这疙瘩间不易被人发现，而坐在其间的人倒是将外界看得一清二楚。

他在柏树脚走走停停地转了一圈，然后跳下坎去，在石疙瘩里选定坐处后，看了看对岸，问自己：“果真不易被对

岸的人看见吗？”

看时间距约定还有十多分钟，便去了大柏树对岸，四下张望了一番，常侧证明了选点还不错，得意地信步于眼前风景。

夕阳距天边那道山梁不过一人多高，他想，谁要在山梁上挽留住这个红彤彤的圆球，似乎就伸手可得地留住了时间。然而，那山梁上偏偏没有这个留住时间的“谁”，也就任夕阳在晚霞的伴护下慢慢西下。抱团的古柏在半坡脚格外凸现，卓立河畔似与夕阳对话又似在感叹流年逝水。一湾河水在这里几乎静止，粼粼水波虽在暗示水流，碧水似乎比柏树更淡定。依心境，这粼粼水波正是静水更生的柔情，联想到恋人，似碧水和柏树在守望苍翠永年。微风阵阵送凉，鸟儿啁啾，似为他的爱歌唱。但一想到恋人应到，鸟儿的“啁啾”到他耳里却变成了“啾啾”声，这，令他更加焦急，格外烦躁，也就再无心思来欣赏这一弯美景了。

约定的时间早过，连个影都没出现。他一次次探头张望，都让他失望，一刻钟过去，张望后不禁搔头自问：“咋搞的，电话上不是说好七点到这里吗？近两月的约会都遭到她推脱，今天她会不来？”又是一刻钟过去，焦急无奈之下借《诗经·静女》篇安慰自己：“干吗不耐烦，三千年来，好逑君子不都是‘搔首踟蹰’地等吗？”眼看八点钟就到，还没见到她的影子，恼火之下又自我安慰：“她会来的，当年上过床，这套死的马儿还跑了不成？”

当年，他由农民转为中学民办教师时，她是村上的穷学生，两人的身份有上等人 and 下人之别，如今自个身份没变，

她已是区供销社的二级会计，在郎西人的眼里，这正是身份颠倒。唯一让他安心的，也就是和她上过床；时刻让他不安的，是还没将她娶过门。这两年见她越发美丽就越发不安，虽说自个儿也不失男人的俊气，但他心里非常清楚：在比较优势不存在的情况下，唯恐夜长梦多，唯一的法子是尽快结婚。前次向她提出这事，想不到竟被她几句话就搪塞过去了。这次，他是有备而来。

八点过，她那高挑的丽影一出现在路口，他心中的焦急、口里的怨气及脸上难色顿时消失，猴儿急地回到柏树脚，把本已铺在石头的报纸揭起来又铺下去。

“常贼，常贼。”清脆的女中音传到他耳边。

这是恋人在喊他，恋人对他高兴时就叫“常侧”，不高兴或不顺心时便叫“常贼”。这两个姓名叫多了，他也从她的不同喊叫声里揣摩出她的不同心态。

“胡薇，我在这下面，下来吧。”他从树脚探出头来，对着她笑嘻嘻地说。见她还站在三四步外的高坎上，即伸起手来招呼她到坎下的石疙瘩里共坐。

“上来噻，窝在下面干啥？”她仍站在石坎上好笑地问。

“我把座位都铺好的，快下来。”

“快上来。”她板着脸说后，两眼对他一白。

他在地面前，只要她笑眼对他专注一睨，他就没魂，而板起脸来将两眼一白，他就没辙了。因此，他这时不得不乖乖地走出石疙瘩，爬上坎来，跟着她走。

他一米六五的个头和她走在一起，以前，她觉得彼此的

身高差不多，现在，她感到他矮了一截。不仅仅是身高感在变，伴随感也在变，两人从前走在一起，他后半步，她认为这是他在护着她走，眼下，他在她身边依然还是后半步，她认为他就像跟班似的。而他，看到恋人由村姑变成全民所有制的工作人员，身份带“干部”烙印，出息了，能跟在她身边，就是天大的艳福。

“其实，大柏树下既凉快又清静。”常侧嘴上这么说，脚下却是在紧跟着她的脚步。

胡薇听了他的辩解，冷笑起来瞅了她一眼，本想说：“和你窝在一起，你那手就不规矩。”但话到嘴边却改口道，“我上班坐够了，只想走动走动。”

常侧顺着她的话题，从办公室健身操讲到眼保健，表示对她的切身关心。她听后，冷笑起来问：“你今天约我出来，该不是给我上体育课吧？”

“我——”他见她脸上和颜依旧，鼓起勇气说道，“我就想和你把婚期商定下来，我们都是二十四五的人了。”

胡薇厌恶地皱了一下眉，立即又和颜地回道：“我们不是说好了等你转为公办教师后再说这事吗？”

“这民转公的考试，不过就是下半年的事吗？又还有几天？”

“也得等你转成了再说。”

“你还在怀疑我考不起？”常侧改用《西厢记》台词回道：“但凭胸中才，视考如拾芥。”

她扭过头来冷冷地盯了他一眼，本想说：“得看主考官是不是你喂的。”但又觉得继续谈这事没意思，只好摊牌，“我

不想在郎西这个山旮旯住一辈子，等你转为公办教师后，我们想办法一起调前白市。”

“可能吗？”他在惊讶中打量着她。

“怎么不可能，我们单位的黄中发，和我一样的中专生，在单位上还是工作中的混混，可他今天来办公室说，他已经调到市里供销大厦了。”胡薇本想接着说，“我一听到这个消息，就在想，他是通过什么关系调的？”但觉得话已至此，不妨看看这身边男的心思，于是平静地问道，“怎么，你不想和我一道进城？”

他一听到黄中发这三字就烦：这姓黄的明明晓得胡薇和我常侧的关系，却还在厚颜无耻地亲近胡薇。所以，他皱着眉头听她说完后，觉得这话有“甩”他的含意，于是马上接过来：“谁说不想，只是现实不？”

“没有什么只是，你听我的好啦，头回你要听我的，眼下就不至低三下四地闹民转公了。”她就是要常侧明白：他目前的身份，不配和她言婚论嫁。

常侧不觉得这是在揭他的短，还以为她在替他惋惜。当初胡薇考中专时，她要他一起去考，但他抱着“女人头发长见识短”的态度，没听她的。如今听胡薇埋怨，说一起调走的话，在他看来是因上过床。想到这一点，被“甩”的感觉又抛之脑后。

在以后的谈话里，她除表明工作忙，还说自己晚上得为注册会计师考试复习。于是板着脸说：“我们都得努力，都得有一个像样的身份来组合家庭，像农村人那样穷兮兮地拼

凑婚姻还不如不结婚。无事常见还不如心里恋着。”

“好吧，只要我俩心里恋着。”他有气无力地说。

两人到了三岔口即分道而去。“心里恋着”的余声一直在常侧的耳边环绕着，心头是火上加火，却又夹着“室二灶事不成”的忧虑。

2

常侧从大柏树回到宿舍，横躺在床上，两眼直瞪着天棚沉思起来。天棚和墙壁都是过期报纸糊的，他糊时没在意这些报纸的倒与顺，现在也就横竖不一地展示在他的眼底，从不同的视角展现不同的效果。反之，他一门心思疑虑的，是和胡薇的过去，而这过去——包括刚刚过去的大柏树幽会，都指望和“上过床”套在一起，好像是察看这些事对今后可能提示什么，却是看看这些事和“上过床”这事套好没有。眼前，他就认为今天的幽会有两样没被自己套好——

“既然自己在石疙瘩里已铺好了合欢座，就不应该被她冷眼一瞪就随了她。”

“是，我们不能学农村人穷兮兮地拼凑婚姻，我得把我身上这‘民办’换成‘公办’二字才是，这民办教师在领导面前低三下四都不算啥，关键是在同一教室拿同样的教材教同样的学生，民办教师的工资却只有公办教师的一半，而身份，公办教师是干部，民办教师不过临时工而已。但是，这‘民转公’的考试又还有几天呢？”

他横躺在床上经过这番自问自答，也觉得：与其说是内心的理性战胜外来欲望，还不如说情感纠结婚姻。可一想起对她的应诺：“只要我们心里恋着。”突然跃起身来坐在床沿上，瞪眼时猛然伸出巴掌，好像要狠狠地给自己一记耳光，谁知巴掌即将落到脸膛时，却是轻轻地拍了拍弹性的脸皮，接着是愤懑地问自己，“怎能这样就应了她呢？”没有答案，只有赋诗自问：

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口，
你眼里射出剑光般寒色，
是想割断我们的过去？
还是冷漠我的现实？

胡薇还不想和常侧割断关系，但向常侧挑明自己对婚姻的态度，是她对今天的约会最满意的。回到宿舍，她仍对自己说：“他常侧这回应该明白，我不可能和一个民办教师结婚。”

至于和常侧上床的事，她在事后不久就认识到这是自己对爱极不严肃的轻浮之举，因此还不顾常家逼婚参加了中考。作为财校的贫困生，她打定主意不接受常侧的经济援助。这是她在痛定思痛中彻悟到的，一个姑娘，轻易丢失了童贞再不通过自强抓住独立，人生价值就可能彻底无法实现。后来，每当她拒绝接受常侧的资助时，总是说，“为了爱，我宁可他人欠我，我绝不欠谁。”把这份关系维系视为对爱的努力呵护。她指望着他转为公办教师，然后结婚，这

与其说是对童贞献出的最佳回答，毋如说是为完善形象的现实需要。穷怕了，渴望的幸福美满正是体面加富裕。

为此，她不单希望他努力，自己也不例外。进宿舍一坐下来，就想去翻阅考职称的复习资料，可她刚把一本资料打开，黄中发调动的事就在脑子里蹦出来——他的薪水和福利比现在至少高出四分之一，看来好的工作单位比职称还体面和富裕啊！想到这，胡薇再也复习不下去了，撂下资料去串门，她得去打探一下，看看这小子是怎么调动成功的——哪怕是弄到一点点信息也好。

三天过去，她多方打听也没探出个确切的消息，有的说，他高中同窗的父亲现任市供销社人事科长，有的说，他家有一个亲戚调任供销大厦总经理，而他本人放出的消息确是听从组织安排。谁是谁非对她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听说供销大厦在调整员工，正是调往的良机，自己岂能放过。

第四天上，在职工食堂吃晚饭时，她见角落的圆桌边就黄中发一个人，于是打起菜饭就去同桌，彼此打过招呼后，她示好地问道：“黄哥哪天走？”

“快——快啦，”一向说话爽快的黄中发听到这一声亲切的问讯，惊喜得回答都有些结巴，“工作移交已完，就差办手续了。”

“听说市供销大厦还需要人，黄哥想必更了解。”

“怎么，妹子也想调走呀？”

黄中发的回问貌似随意，但发音的甜蜜一表心里乐不可支。胡薇一听，暗自惊讶的是他一下摸到自己的心思，但她不想将心里话马上托出，更不想自堵门路，笑起来问道：

“如有那种可能，你看我行吗？”

“怎么不行，我原想等我的事告个段落，才问妹子的。妹子既有这意愿，我们改天谈好了。”

黄中发小声说罢，即收拾起碗筷离桌而去。胡薇注意到，这离去与其说是先吃完先走，不如说是和同事来就近的一桌就餐，使她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好兆头，毫不怀疑这兆头正是梦想成真的开端，好消息突如其来，她对黄中发这个人的评价虽不至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，但不再视为“混混”。

黄中发商校毕业分配到郎西供销社，虽说比胡薇早来两年多，但一直是报刊收发以及在主任办公室跑腿打杂，有道是二秘书，但在众人眼里一直被视为没啥能力的人。他本人常在人前自诩“混混”，又常在人前说领导的不是，胡薇认为是领导对这个“混混”的压制性冷处理。如今突然被上头调走，而且是往条件优越的市里调，胡薇认定他非但不是“混混”，其能力也不会在一般领导之下。在这改革开放之年，虽是什么新奇的事都会发生，但一个人若无出色的社会活动能力，同样难有咸鱼翻身的运气。既然他有这个能力，饭桌边又为自己留下续谈的话，再去找他谈，哪怕只在工作调动上提个醒，也是必要的神仙指路。

近天来，凡是找黄中发打听门道的，他一概用善意的假话应酬，将调动的实情密而不泄，但对胡薇的恋，正是他梦寐以求的。

自从他见到胡薇那一刻起，他将她视若天仙：一般人看

胡薇的美，多指眉清目秀的脸蛋，黄中发说她通身书写着妩媚二字，她的苗条身段不单是侧面看上去有迷人的曲线美，更是她轻盈的背影也在魂牵梦绕，瞧那柳腰扭动起臀部，不仅仅是浑圆的臀部凸显傲人风姿，还有腰臀合成线具有舞美的神韵。这在黄中发看来，可是一般美人少有的优美之姿。因之在最初的接触中，他把她视为高不可攀的天仙不说，还认为她应该到省的电视台去做主持人，做这区供销社的二级会计，恰似一朵鲜花插在小伙计的瓜皮帽上。他得知胡薇和一个民办教师恋爱，首先是惊异，继之是比较，最后萌生了竞争的念头。

他悉知胡薇和常侧本是同一个村的人后，觉得没什么值得自己大惊小怪，反而认为：既然一个穿中山服的家伙都不在乎“般配”二字，也敢来掠美，我这个穿夹克的未婚男又何尝不可一争？真要比试，还不仅仅是衣冠上的时尚与否，民办教师的地位比全民所有制的，这可是雇员比掌柜；比社会活动力，“啧啧，这不是我没把你姓常的挂在眼里，你姓常的至今这民办身份就证明你没啥社会活动能力。”年纪上虽大两三岁，但从彼此的容貌看，“咱小黄比你常民办还要青春一些。”

黄中发看到自己有这些竞争优势，所以亲近胡薇，虽说她那不冷不热的态度使他难以恋得起来，但他毫不灰心，有耐心寄以来日方长。这不，他首先在财会办公室将自个儿调动的消息公开，就是向她递信以观她的反应。眼下胡薇凑到桌边来一开腔，可谓正中下怀，所以胸有成竹地抛下

继谈的话意。

黄中发以为胡薇当晚定会登门，就在宿舍里一边心不在焉地看着电视一边等她到来，可等到了十点钟都未见其影，心想，怕是不会来了，回想胡薇今天在餐桌边的言谈举止，想起自己向她约改日谈时，她笑咪咪的眼睛神情专注和频频点头，就是定要来面晤的心里表示。

“这是掏心子的应诺，不会不来，不是说改日谈吗？”他在电视机前晃来晃去地踱着步子安慰自己。原本是要收拾东西的，基于这看法，只好原样摆着，免得她来看屋子乱七八糟的，于是依然看他的电视，可他这时对屏幕感兴趣的，是搜索女主持人的脸蛋、眉眼与胡薇可比或近似的，虽是秀色可餐的视觉晚宴，更在考虑和胡薇的来日谈话。

来日，胡薇在午饭后去了他的宿舍，这让黄中发更加自信起来。这是她第一次来他这单身宿舍，屋里最抢眼的是14吋彩色电视，在单位，只此一台，在镇上，是三台彩电的其中之一。使她不仅看到主人偏好时尚生活的一面，更看到这单身汉的条件优越。她认为黄中发是一个讲究生活的人，还在黄中发的宿舍整洁以及细节上发现了得体的处理，比如墙壁挂衣，黄中发是把衣服挂在衣架上，才把衣架往墙钉上挂，常侧却是把衣服直接往墙钉上挂。再是主人请她就座的沙发，其使用程度和式样，一看就是几年前的自制产品，但也证明主人做时尚达人已非一日，时下，郎西街上大多数人家的家里是没沙发的。她愉悦地坐下来和主人客套几句后，即向他问起市供销大厦那边的人事调动来。

“目前供销大厦是在全面调整人事，但已进入调整尾声，名额几无，而想去的人更多。”他拿出一副领导的口吻来言表，正是他在领导手下跑腿多年所受的影响。

她边听边觉情况不妙，待他话毕，她脸上的灿烂渐失，带着一层薄薄的愁云问道：“听黄哥这样一说，我调供销大厦是不可能的啰？”

“从常规调动渠道讲，是这样，就你我的关系而言，动个脑筋也不是毫无办法的。”

她以为他是在暗示调动的活动费，为表明自己对这全国通行的潜规则懂得起，也就直言不讳地说：“黄哥有什么办法，不妨直说，需花费的，黄哥尽管替我安排就是了。”

“这，我——不是这个意思，”见她依然带着期待的目光，于是大胆地说道，“不瞒妹子，上头见我至今未成家，还承诺我一个家属名额。我想……”

“哦，这么哟，我就不麻烦黄哥了。”她抢过他的话来说后，红着一张脸起身夺门而去。

客人这突如其来的告辞，主人不知所措，张着空口，眼睁睁地看着她离去，待她的背影早已不见，才回过神来嘀咕道：“怎的就……”

3

黄中发在宿舍和胡薇的对话貌似随意，其实，都是他事前编好的几组台词中的一组，他没想到这女人说两句就撂脚本，以致演砸了。他没有怪她，只责怪自己直白了一点点。

她走后，他吸着烟在屋里踱了两趟，倒在床上继续思考，可躺下来吸了一口烟，马上又觉得这脑子里灌水般搅来搅去的烦心，于是起身坐到沙发上，这一坐，乱糟糟的心绪没了，胡薇的靓影在烟雾袅绕中浮现在眼帘：他的舌尖在唇边蠕动，正是她的微笑至今甜在心坎却回味在舌尖。当舌尖一不在唇边蠕动，吞云吐雾中两眼发贼令人发怵。这是回想起她虽冷面转身而去，但那曼妙的蛇腰一扭，那浑圆的臀部一摆，生出扭摆的柔媚线条，“怎不叫两眼不发贼？虽说这发贼的目光随着浮影的消逝即与墙壁相碰，只缘天仙降临，我黄中发岂能因一次碰壁罢休？”

他平时吸烟极少，重要事遇麻烦，才一支接一支地抽个不断。吸了两支烟，才认定这出戏不应该这样闭幕：自己导错了，哪怕赔本也得重新导、继续演。

“事到如今，这狼套得住套不住，看来只有舍了孩子再